

# 光華大學半月刊

呂思勉題

## 第八期

康德的哲學方法	朱言鈞
董仲舒哲學概觀(續完)	姚瑋
游夢山記	熊錦回
復陳瀨一先生論桐城文書	錢基博
光華平民夜校的過去與將來	薛熾濤
中國西南民族來由攷	朱祖明
中國的病究竟在那裏	壽南
駢文通義(續)	錢基博
校聞	時

上海光華大學發行

廿二年四月三十日出版

## 康德的哲學方法

朱言鈞

康德哲學所以能推倒一時，開拓萬古者，其批評之哲學方法爲之也。康德以爲諸種感覺，樊然殺亂，苟吾不能整理而聯接之，則吾一生，茫茫如夢，所謂思想，終不得立；惟其不然，吾有法則，維之繫之，以是因緣，智識乃起。由是以論，此法則者，所以整理一切，聯貫一切，凡經驗智識之成立，皆惟此是賴，蓋無此則經驗不過一盤散沙而已。雖然，此法則將何以知之？昔之治哲學者，或妄定其內容，或妄疑其存在，兩者皆無當也。康德以爲欲知此種法則之存否，宜有事實之證明。欲證之，當將顯而易見，盡人皆知之事實，爬羅而剔抉之，求其所以然之故，如剝蕉然，剝至終層，將有見也。譬如人患疾病，必自追思，以何因緣，而至於此，此盡人所共認之事實也。考其所以然之故，則因果之定理爲之也。苟人無因果之念，則其疾病，宜認爲當然之事，求因問醫，必無其事。又如吾失一物，必欲追尋，非重得之，其心不安；何則，吾理性中有物質不滅之定理使吾爲之也。苟認物質未嘗不滅者，則求之之事，豈非無謂；要之，苟無因果及物質不滅之定理，則上述兩事，必無發生之可能，吾人既不能否認事實，則此兩種定理之存在，無疑義矣。如是之例，不勝枚舉。惟吾於此更有所申言者，此種定理，絕非由經驗事實推論之結果，實經驗事實所以可能之條件，無此則無經驗事實，此不可不注意者一也。既爲經驗事實所以可能之條件，其本身必不由於經驗，故爲超經驗之定理，此不可不注意者二也。此不由於經驗之理，既爲經驗所以可能之必要條件，吾人以經驗事實爲出發點，爬羅剔抉以窮其究竟，必可一一獲得之，此即所謂批

評方法之第一步，亦有稱之曰剝蕉法者，誠能一洗獨斷論與懷疑論之積弊，爲哲學界開一新紀元也。

吾人既由如上所述之法，將哲學中種種定理一一獨得，然此定理之真確與否，尙爲懸而未決之問題，蓋剝蕉法之用，所以解決存否之問題，而真否之問題則非其力之所能及。考此種定理，如一現象之變化，必有其原因」等等皆具有論斷(Judgement)之形式；惟論斷之爲物，或爲經驗事實之報告，或由邏輯推論而得之結果，否則其真確與否，不得而知。因果定理既非經驗事實，前已言之，其或由邏輯推論而得之結果乎？審如是也，則必有其他論斷爲之前提，而此前提，亦必非經驗事實，蓋由經驗之前提必得經驗之斷案故也。由是言之，吾人既有因果定理。則必承認有超經驗論斷之存在，章章明矣。此種不由於經驗之論斷，吾果何以知其爲真耶？持偏激之論者應之曰，因果律苟非經驗之事，必爲邏輯之理，否則即不可能耳。康德於此乃立說曰，論斷之爲物，由其起源言之，或由於經驗，或不由於經驗。由其內容言之，則主詞與謂詞之間有不能離之關係，或無不能離之關係。前者謂之分析論斷 (Analytical Judgement)，後者謂之綜合論斷 (Synthetical Judgement)，如「三角形有三隻角」爲一分析論斷，「雪的颜色是黑的」爲一綜合論斷，蓋「三角形」與「有三隻角」不可或離，而「雪的颜色」與「是黑的」，其間無不可或離之關係。由是以觀，有四種論斷可得而言者：

經驗的分析論斷  
超經驗的分析論斷

### 超經驗的綜合論斷

欲辨分析論斷之真否，惟將其主詞之意義加以剖析，不必有待於經驗。如「三角形有三隻角」為真，「三角形有四隻角」為謬，吾人由三角形之概念，循邏輯之理可以知之，不必有待於經驗，故經驗的分析論斷為自相矛盾之概念，無成立之可能。然反觀綜合論斷，若僅持邏輯之理，尙不能證其為真。由邏輯之理言之，「雪的颜色是白的」與「雪的颜色是黑的」固具有同等之地位，不能定其孰真孰否。故欲判綜合論斷之真否，必有待於經驗。一般哲學家有見於此，以為綜合論斷者，無一不由於經驗，於是超經驗之綜合論斷羣認為無成立之餘地。

康德獨力排此說，主張超經驗之綜合論斷之可能。康德之意，以為欲判綜合論斷之真否，必有待於邏輯以外之標準，然經驗僅為此種標準之一，而非其唯一標準。

此其立說，實將亞里斯多德以來之舊論，摧殘而廓清之；自茲以往，哲學始得獨闢一新國土，蓋分析論斷者，邏輯學所研討，經驗的綜合論斷者，經驗科學之所從事，苟超經驗的綜合論斷，無成立之可能，則哲學者直邏輯學或經驗科學之附庸耳。然則康德必欲堅持超經驗之綜合論斷之可能，其證據果安在耶？康德曰，凡算學中之定理，無一非超經驗之綜合論斷，此事實之證明，無可諱言者。何以言之？算學中種種定理，皆不由於經驗，凡稍能深思者類能言之。雖然，算學中之定理，可以推諸百世而皆準，放之四海而不惑，誠如休謨(Hume)所言，「吾人經驗中雖永無三角形之物，然三角形之種種定理則絕對真確，」然則此真確性果何自而來乎？前之論者應之曰，此真確性既不自經驗，則必由於邏輯之理；質而言之，算學定理之所以具有絕對之普遍性與真確性者，以其為分析

### 康德的哲學方法

論斷之故。康德獨排此種謬見，力持算學定理非分析論斷而為綜合論斷之說。其言以為算學定理中，其主詞與謂詞無不可或離之關係。故為綜合而非分析。此康德最大發明之一，其影響及於哲學者甚鉅，自非歐幾何學(Non-Euclidean Geometry)成立之後，其說更確乎不拔矣。

世人嘗謂，非歐幾何學之成立，所以證明平行原理之獨立性，固矣。此外更有一種重要之結果，可得而言者，則算學定理之綜合性之證明是也。何以言之？分析論斷者，以印合邏輯之理為其真確之唯一標準，故兩相反之分析論斷在邏輯上已不可能。苟幾何原理果為分析論斷，則其反面必含邏輯之矛盾。今非歐幾何學既無邏輯之矛盾，且與其相反之歐氏幾何學同為精確不易之理論，故幾何原理之必非分析論斷章明矣。既證幾何原理為綜合論斷，則吾人持邏輯之理尙不能決歐氏與非歐幾何之何者為真何者為謬，必於邏輯及經驗之外，別求辨真之標準而後可。此標準維何？欲知之，非詳審算學認識之本原不為功，以非本論所及，故從略。要而言之，非歐幾何學之成立，實為康德學說有力之佐證，可斷言也。

推而言之，算學中任何原理，(Axioms)均無邏輯之必要性。如直綫為兩點間最短之綫，此原理中所含直綫之概念與「最短綫」之概念固絕無絲毫關聯可言。又吾人共認

$$A+B=B+A$$

之真，然其反面

$$A+B \neq B+A$$

亦未嘗違反何種邏輯之理。由是以論，算學原理之為綜合論斷，實無以易之。惟然，超經驗之綜合論斷，遂有成立之餘地矣。綜觀以上之結果，吾人可作如下之圖以明之。

超經驗的	經驗的	起源	論斷	內容
		分析的	綜合的	
邏輯學	不可能	經驗科學	哲學，算學	

吾人既由剝蕉之法，將種種法則如因果及物質不滅等等定理獲得之後，然後考其內容，乃知此諸理者由其起源言之，皆不由於經驗，由其內容言之，其主詞與謂詞之間無相隨不離之關係。因此之故，此種哲學中之定理，皆所謂超經驗之綜合論斷，吾人持邏輯之理或經驗之力終不能明此定理之何以如是。然則此種超經驗之綜合論斷，果如何可能耶？此康德所提出之問題，然竭其畢生之精力，未能得一圓滿之答復。康德以為欲知其如何可能，當設法證明之。惟其證明，陷於循環推理之誤，雖極精微，無有是處。

後三十年而福里斯起 (J. F. Fries)，將康德未竟之業，繼長而光大之，由是垂危之康德哲學遂得一新生命。福里斯懷才不遇，所志所事，屢受挫折，至今哲學界罕有知其人者，然能起康德哲學之衰，屹然為康德學派之正宗者必推此人，無疑義也。福里斯以為欲知哲學中之範疇及法則，舍康德所發明之剝蕉法，其道莫由，其他創見如算學原理為綜合論斷等等，亦博切深明，無以易之。惟康德之從事證明哲學原理（即超經驗之綜合論斷）則未免失之自欺，何則，此種原理，不復能證明，欲證之非自陷於循環推論之錯誤不

## 董仲舒哲學概觀 (續完)

可也。然則哲學中之原理——果如何可能耶？

欲述福里斯之學說，請先言何謂證明。證明也者，循邏輯之法則以推理之謂也。欲證一理，必有他理，為之前提，惟此前提，必須證明；苟欲證之，又非別種前提不可。故欲證明一理，必有不能證明者在。常見世人，每以己意，立為假設，考此假設，與欲證者，外貌雖異，其實無別，世人不察，遽而發論，為語千萬，全成廢詞，如是推理，謂之循環，復次，求證之念，起於懷疑，無可懷疑之事，即為不必證明之事。由是以論，治哲學者，必承認有不能證明之理。何以故？無此則無一理能證明故。惟此不能證明之理，必為不必證明之理。何以故？非如是則吾人求證之念不能息滅故。彼哲學中之原理，苟其為不得證明之理，則種種困難，可以迎刃而解矣。

福里斯以為吾人既將哲學中之原理由剝蕉法一一獲得之法，當證其為不必證明之認識。因是之故，必先審求認識之為物，其體何若，其用何若，以定此種認識有無存在之可能。福里斯名此種認識為直接認識 (Mittelbare Erkenntnis) 且排除萬難以證其存在。難者曰，哲學之理，苟為不必證明之認識，則人人將信之而不疑，何以事實仍有大謬不然者。應之曰，是又不然，此種認識之為物，常為他物所障蔽，人有之而不自知，必反觀內照，窮搜極索，根據內觀之所得，輔以推理之工夫，而後始豁然貫通，此為批評方法之第二步，其言精微周到，非此短文所能詳論。要而言之，福里斯之功，在然保持康德之大體精神，作深一步之補脩，其最大之發明，則其證明哲學原理之為直接認識，誠能集康德哲學之大成也。

行道之方已詳於前卷，茲再附帶說一語，爲什麼要行道？于這個問題有兩種解答，一種是說行道有種種好處，所以要行道。一種是說不行道有種種害處，所以逼迫得要行道。但行道的好處是什麼呢？他說道：

故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華民殖，五穀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來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漢書董仲舒列傳。）

所謂「正」就是行真正的聖王之道；故曰：「正者，王之所爲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爲，而下以正其所爲，正王道之端云爾。」（全上）由此可知行道的好處就是種種事情都得心應手，而且禎祥也因之出現了。他對於行道則見禎祥之點，曾舉事例來說明道：

堯聞天之所大奉使之二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我也。天下之人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累德之效也。（全上）

行道的好處既是因此，而不行道的害處又是什麼呢？他復說道：

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適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全上）

不依照正真的聖王之道行事者，則天初予之以災，繼予之以異，最後予之以傷敗。所謂「災」既是天子失道者的普通警告。所謂「異」就是天子失道者的特別警告。他對於災異的事情曾舉例說明道：

故書曰：日蝕，星隕，有感，山崩，地震，夏大雨水，冬大雨雹，

董仲舒哲學概觀

隕霜不殺草，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有雹，春冰解之。以此見悖亂之徵。（春秋繁露卷六，二端篇。）

爲什麼行道則禎祥現；而失道則災異出呢？因爲行道即爲善，而失道即作惡。據董子所言善爲陽，而惡爲陰；故曰：「惡之屬盡爲陰，善之屬盡爲陽。」（全上卷十一，王道通篇）又有德即行道，而刑即失道。據董子所言德爲陽，而刑爲陰；故又曰：「陰刑氣也。陽德義也。」（全上，陽尊陰卑篇。）由此觀之，行道則陽氣盛而陰氣消；失道則陰氣盛而陽氣衰。但「陽行於順，陰行於逆；」（全上，王道通篇。）所以陽氣盛則順心之禎祥現，陰氣盛則悖逆之災異出。人的陰陽氣與天的陰陽氣是互相貫通的。其法則如下：天有陰陽，人亦有陰陽。天地之陰氣起，而人之陰氣應之而起。人之陰氣起，而天地之陰氣亦宜應之而起。其道一也，（全上卷十三，同類相動篇。）

所以人行道則陽氣盛，天爲之感應而賜禎祥。人行不道則陰氣盛，天爲之感應而降災異。

## 五 人性與教化

董子釋性曰：

今世聞於性，言之者不同。胡不試反性之名。性之名，非生與。如其生之自然之資，謂之性。性者，質也。（春秋繁露卷十，深察名號篇。）

由此可知性就是天生的資質，絲毫未有人爲參與其間者；所以他在元光元年舉賢良對策裏更率直的說道：「性者，生之質也。」（漢書董仲舒列傳。）如是，人性就是人之天生的資質。人有人性；而物有物性。人性是否與物性相同呢？他以爲人性較物性爲貴。其理由是：

人受命于天，固超然異于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耄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翫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園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于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于天性，知自貴于物。

（漢書董仲舒列傳）

因爲人得天獨厚，所以人性也比物性爲貴。這是他的思想的一貫之處。并且可知他的人貴于物性說，是與孔子同一見地。

他把人性的內容分析如下：

性秉惡於內，弗使得發於外者，心也。故心之爲名，性也。人之受氣，苟無惡者，心何性哉？吾以心之名得人之誠。人之誠有貪有仁。仁貪之氣，兩在於身。身之名取諸天。天兩有陰陽之施。身亦兩有貪仁之性。天有陰陽禁。身有情欲性。與天道一也。（春秋繁露卷十，深察名號篇。）

人直接出于天，而間接出于元氣。人之有貪仁之性，猶元氣與天之有陰陽之力。陰陽爲元氣與天之兩種相反力。而貪仁爲人性之兩種相反作用。貪爲求性無厭；仁爲施愛於人。一得一施之性的相反作用，正同一逆一順之陰陽的相反力。人性的貪仁之相反作用，在本體上講未無所謂善惡，不過兩種不同的作用罷了；所以他說道：

詰性之質於善之名，能中之與。既不能中矣，而尙謂之質善，何哉？性之名不得離質，離質爲毛，則非性已。不可不察也。

（全上）

性的相反作用在現象上衡之以道德律，方有善惡之說。性的仁之作用在道德律上是認爲善的。性的貪之作用在道德律上是認爲惡的。因此性還有善惡之說；故曰：「人受命於天，有善善惡惡之性。」

。（全上卷一，玉杯篇。）這是在現象上以道德的目光論性啊。再性與常相而連用，其中究竟有無分別呢？他說道：

天地之所生謂之性情。性情相與爲一。情亦性也。（春秋繁露卷十，深察名號篇。）

如此說來，性與情簡直沒有分別。不過他又繼續說道：

謂性已善，奈其情何？故聖人莫謂性善，累其名也。身之有性情也，若天之有陰陽也。言人之質而無其情，猶言天之陽而無其陰也。（全上）

細推其注意，性與情又有區別的。蓋性一個字單獨講，則爲天生的資質之全名。性與情並用，則爲性爲天生的資質之仁作用名，而情爲天生的資質之貪作用名。換言之，性與情並稱，則各爲性的偏名。情與欲又常連用，因「性者，人之欲也。」（漢書董仲舒列傳。）

他對於孟子的性善說所表示最大不滿之點有二。第一是善的標準。他說道：

或曰：「性也善。」或曰：「性未善。」則所謂善者，各異意也。性有善端，動之愛父母，善於禽獸，則謂之善。此孟子之善。循三綱五紀，通八端之理，忠信而博愛，敦厚而好禮，乃可謂善。此聖人之善也。是故孔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有常者斯可矣。」由是觀之，聖人之所謂善。未易當也。非善於禽獸則謂之善也。使動其端，善於禽獸，則可謂之善。善奚爲弗見也。夫善於禽獸之未得爲善也，猶知於草木而不得名知。萬民之性善於禽獸，而不得名善。善之名乃取之聖。聖人之所命，天下以爲正。正朝夕者視北辰，正嫌疑者視聖人。聖人以爲無王之世，不教之民，莫能當善。善之難當如此。而謂萬民之性，皆能當之，過矣。質於禽獸之性，則萬民之性善矣。

實於人道之善，則民性弗及也。（春秋繁露卷十，深察名號篇）孟子以爲人生性能愛父母，高出于禽獸，所以人性是善的。董子以爲人性僅高於禽獸不能稱爲善，須「循三綱五紀，通八端之理，忠信而博愛，敦厚而好禮，」上同於聖人，方得稱爲善。他們所持之異意，在於善的標準之高下不同。孟子對於孟子性善說的第二不滿之點是在於命名方面。其言曰：

或曰：「性有善端，心有善質，尙安非善？」應之曰：「非也。繭有絲，而繭非絲也。卵有雛，而卵非雛也。此類率然，有何疑焉。」（全上）

絲出于繭，而繭不能以絲名。雛出于卵，而卵不能以雛名。這是名學上不可動搖的規律。今孟子以性有善端，遂以善名性，則顯然是犯名學上的錯誤。

他對於孟子性善說既表不滿，而于荀子性惡說亦示異意。他一則曰：「身亦兩有食仁之性，」（全上。）再則曰：「人受命于天，有善善惡惡之性。」（全上卷一，玉杯篇。）如是，則顯然不以荀子性惡說爲是；而以爲性有善端，亦有善端。荀子以性本惡，由人爲而成善。（見荀子性惡篇。）但董子則以性僅有善端，須經人爲而方成爲善。其言曰：

性比於禾。善比於米。米出禾中，而禾米可全爲米也。善出性中，而性米可全爲善也。善與米，人之所繼天而成於外。非在天所爲之內也。天之所爲，有所至而正。止之內，謂之天性。止之外，謂之人事。事在性外，而性不得成德。（全上卷十，董。）

性中善端須經人爲而成善，正同禾中之米必由人爲而成米。這是董荀二子同以爲善須經人爲而成。不過如董子所說，性中善端經人爲而成善後，性中惡端是否就完全消除呢？他答道：

董仲舒哲學概觀

人受命於天，有善善惡惡之性。可養而不可改，可豫而不可去。若形體之可肥瘦，而不可得革也。（全上卷一，玉杯篇。）人情的善端養得好則善增，如同人體養得好則體肥。人性的善端養得不好則善減，如同人體養得不好則體瘦。至於人性的惡端可以人爲禁於未發，却不能根本革除，因人性的善端惡端同於天的陰陽。陽盛陰衰則有之。陰盛陽衰亦有之。孤陽或孤陰獨存，則是沒有的。且性的善惡二端如同同一物體的兩面。一物體有陽面，必同時有陰面。用人爲使物體的陽面增大而陰面減小。則是可能的事。要使物體完全成爲陽面而陰面化爲烏有，則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性的善端可用人爲使之發揚廣大，而性的惡端則「可豫而不可去。」

究竟何種「人爲」是可以養人性的善端，而豫人性的惡端的呢？他三翻四覆的解答道：

今萬民之性待外教，然後能善。善當與教，不當與性。（全上卷十，深察名號篇。）

性如繭，如卵。卵待覆而爲雛；繭待繅而爲絲。性待教而爲善。此之謂真天。天生民，性有善質，而未能善，於是爲之立王以教之。此天意也。民受未能善之性於天，而退受成性之教於王。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爲任者也。（全上）

性有似目。目臥，幽而瞑。待覺而後見。當其未覺，可謂有見質，而不可謂之見。今萬民之性，有其質而未能覺，譬如瞑者待與覺，教之然後善。當其未覺，可謂有善質，而不可謂善，目之瞑而覺，一概之比也。（全上）

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今謂性已善，不盡於無教而如其自然，又不順於爲政之道矣。且名者性之實。實者性之質。質無教之時，何遑餘善；（全上，實性篇。）

這是他明白告訴我們養善豫惡的「人爲」就是「教化」。所以他稱

言教化的重要道：

教，政之本也。（全上卷三，精華篇。）

教化流行，德澤大洽，天下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少過矣。（全上卷六，俞序篇。）

教化是使人性成善豫惡的，為什麼又是『政之本也』，因為使天下治乎，邪意不生，乃是政之平。但要達此目的，非由教化不可；所以教化是為政之本。他詳言政治與教化之密切關係道：

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分世廢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放棄行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漢書董仲舒列傳。）

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矣，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被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奸邪竄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全上）

教化既是如此其重大，則怎樣立教化呢？他繼續說道：

古之王者明于此，（指教化與政治之關係。）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大學以教于國，設庠序以化于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其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全上）

這是他明白的說立教化唯有從提倡教育入手。他的勸武帝「與太學，置明師，」也就是要實行這個主張。

## 六 意志與行為

在道德哲學上對於行為價值之判斷有兩種不同的學說；一、動機論；二、結果論。動機論者以為行為之有價值與否，當依據最初之動機而決定。如最初之動機確是善的，其結果雖不善，仍不失為善。結果論者則不然，以為行為之有價值與否，當以最後之結果為判斷。最初之動機雖惡，苟其最後結果是善，亦不失為善的。所以動機論者注重意志；而結果論者重視行為。董子對於這兩種議論是採取動機論的；所以于意志與行為之間是注重意志的。不過他的採取動機論和注重意志，並非是創于他自己；而得之於春秋。因為；春秋之於所賢也，固順其志而一其辭，章其義而獎其美。（春秋經露卷三，玉英篇。）

所以他看意志。但春秋之所以看意志，則因為它的論事是徹始徹終的，故重正平而謹小。其言曰：

春秋之聽獄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惡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論輕。是故逢丑父當斬；而轅濤塗不宜執。

魯季子追慶父而吳季子釋闔廬（全上，精華篇。）

『本』就是最初的動機或意志。尋事之本就是找當事者最初的意志。所以重正本即重初志。謹小之義又與正本相通。董子曰：

刺惡譏微，不遺大小，善無細而不舉，惡無細而不去，進善誅惡，絕諸本而已矣。（全上卷十一，王道通篇。）

蓋亂之所由生常在細微之處，不過常人不去考察罷了。為正本清源之計非絕微細的惡，禍根終不能絕。禍根不絕，則惡終不免潛滋暗長，至於將尋斧柯。所以又曰：

覽求微細於無端之處。（全上卷六，二端篇。）

觀物之動而先覺其萌，絕亂塞害於將然而未行之時，春秋之志也。（全上卷八，仁義篇）

聖人莫不以瞻致期，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乎深山。



，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漢書董仲舒列傳。）

這都是說明謹小的重要，並暗示謹小即重正本。重正本既即重為初志，而今貴謹小又與重正本相通；則正本，謹小，和貴志實三而為一。故又曰：

春秋之好微與其貴志也。春秋修本末之義，達變故之應，通生死之志，遂人道之極者也。（春秋繁露卷一，玉杯篇。）

由此可知董子之貴志的思想得自春秋，而春秋之所以貴志，則以謀澈底須重正本貴謹小之故。他的志思想的淵源既是如此。而所謂志研究又是什麼呢？他說道：

春秋之論事莫重於志。……禮之所重者在其志。志敬而節具，則君子予之知禮。志和而音雅，則君子予之知樂。志哀而居約

## 遊夢山記

立李家巷而西望，有山屹然起於雲中者，夢山也。地屬江西之新建，為奉靖安三縣走南昌之要道。山在道北，余常過之，未之登也。蓋不知何為夢山？亦不知距離幾里？民國十六年夏，余與同邑甘君宗道，由省回家，道出李家巷，甘君告余曰：今日天晴，惠風和暢，請與子登夢山可乎？余欣然往，至其巔，乃雷子廟也，扣廟門，內無人焉，遂下山。蓋甘君亦不知何為夢山也。民國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三日，余由奉新雇輿赴瀝開學，是日行六十五里，至李家巷宿焉。夜將半，雨驟風狂，天明不止，枯坐客舍，頗不適意，於是與二三鄉人，談故事以消遣。時有同邑羅某，亦因天雨阻途，謂

### 遊夢山記

，則君子予之知喪。……志為質，物為文。……質文兩備，然後其禮成。……不能備而偏行之，寧有須而無文。（全上）。由此又可知志就是實質。實質與虛名適相反。因為他貴實質，所以竭力反對「誅名而不察實」之政策曰：

秦……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誅名而不察實。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空言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漢書董仲舒列傳。）

於此不但可見董子的貴實質而不尚虛名；且可知儒法之異點。儒法同重正名；然儒之正名，要以察其實，法家選名實不能合符的地方，不免棄實而徇名。所以司馬談譏法家道：「專決於名而失人情。」（史記太史公自序。）我國風俗論事則重「誅心」，「斷獄則貴「賂跡原心。」這都是受儒家之學的影響。

### 熊錦回

余曰：夢山去此可三里許，我輩靜坐無聊，盍往遊乎？於是出錢四百，命舍役導之往，三人皆雨蓋，步而即路，泥濘難行。須臾，至山下，石磴層層，蜿蜒而上，足疲甚，衣半濕，至禪師之宮憩焉。宮中懸畫像一，問之，曰：此藥神也。宮之右為正殿，殿中記神甚多。時苦雨淒風，又復下雪。再往後殿，磴亦石級，較前磴平坦。行數十步，有石神峙於路之兩旁，一執刀，一執劍，儼然守衛武士也。復行數十步，至殿門，殿中記神五，左右有木床若干，舍役云：求夢者之所寢也。復後進，有小殿，廣約丈有奇，不甚高，棟柱皆石為之。兩旁置床各一。殿之左右，各記神若干，髣髴可辨。殿

中有神一，灼然可見，稍後，又有佩布簾者，舍役云：此夢山娘娘也。立殿前遠望，岡陵起伏，阡陌交通，由曉屋舍，皆可指數。舍役曰：東望南昌，隱約可見，今日天雨，為雲霧所蔽耳。時羅某炷香畢，復回禪師宮，禪師以茶點進，稍食之，與錢數百而出。下山

行少易，惟不可下視，下視即股栗欲墮。既下山，行約二里，同寮夢山，乃在天半。時已午後，風雨如晦，仍宿李家巷。夜坐無事，援筆記之。

### 復陳瀛一先生論桐城文書 二十二年四月

錢基博

瀛一先生左右：春假來校，奉手書，以事冗未即答，幸

勿為過！拙著後東塾讀書雜誌，於范伯子先生有所論列。而南通馮君渙然大號以來嗚其不平；僕已作復。種承

君必欲卑之無高論，以附庸桐城為榮；則亦聽之而已！范伯子先生風流文采，炤映一世之不以僕一言而滅其聲價；猶之僕之論之不以馮君一書而驟搖動僕閉門造車，而不自知其合轍；輒抒所見以為質正；而聽人之非議焉，贊許焉，而僕不加喜戚於其間，以徐俟五百年後之論定。此則君子之所以自處，而不復容博之置喙者也。昔譚復堂先生讀會文正公詩，譏其欲為鍾鏞之響而失之廣，亦失之矜，未免學蘇黃而先得其短。而卒之曰：「功宗闕達，非一世之人也；簡蕭流布，燦若星辰之垂。尺寸鉅劣，猶時作訛舛之域，亦各有所見而已！」語見復堂日記補錄收入念劬廬叢刊中。今僕之不自量以論范伯子，猶復堂之譏會文正也。人不以復堂一言而輕會方正；豈以僕之一論抹殺伯子！而馮君斤斤焉急言竭論，若真以僕之論為足輕重於伯子者，則豈僕始計之所及料哉！雖然，馮君稱伯子先生師事張武昌，奉手與冀州，而以為出於桐城之證。此所謂鶴鳴已

翔於寥廓，而弋者猶視乎藪澤也！馮君亦知吳冀州之所以論張武昌者，固明推之為開宗之一祖，而不敢以桐城之附庸目之乎？馮君讀書少，自未見耳！其說在吳冀州之答姚仲實書也。以為：「桐城諸老，氣清體潔，海內所宗；獨雄奇瑰瑋之境尙少！蓋韓公得楊馬之長，字字造出奇崛，歐陽公變為平易，而奇崛乃在平易之中。後儒但能平易，不能奇崛，則才氣薄弱，不能復振；此一失也。曾文正公出而矯之，以漢賦之氣運之，而文體一變，故卓然為一大家。近時張廉卿又獨得於史記之譎怪；蓋文氣雄俊不及曾；而意思之恢詭，辭句之廉勁，亦能自成一家，是皆由桐城而推廣之以自為開宗之一祖；所謂有所變而後大者也。」（語見吳肇甫先生尺牘）推是以論，則吳冀州已不安於為桐城之學；而所以極推張武昌者，徒亦以其不落桐城窠臼，而變化以意思之恢詭，靖句之廉勁耳！伯子先生則問學於張武昌；而得其辭句之廉勁；散原老人序所謂「長於控搏盤，縣遶而往復」者也。然縣遶而往復，桐城意境之所有也，至於搏而旋盤，則非桐城意境之所有也。今天下人之能為古文者，莫多於南通；而僕所得親接者，讀其文章，瘦折拗峭，別出機杼；大抵不離散原老人所謂「長於控搏盤旋，縣遶而往復者」是。風氣對盪，有開必先；而就南通言南通，不得不溯伯子為河源岱宗以

一。地。之。文。運。；。猶。之。方。望。溪。之。在。桐。城。；。會。文。正。之。開。湘。鄉。；。而。文。章。利。鈍。；。又。一。問。題。故。僕。推。而。大。之。以。異。軍。特。起。於。桐。城。之。外。而。別。名。為。派。；。猶。之。李。審。言。先。生。之。題。目。會。文。正。為。湘。鄉。派。；。而。謂。是。非。桐。城。所。得。限。今。馮。君。以。桐。城。家。自。矜。大。；。而。并。欲。限。其。鄉。先。生。之。所。造。詣。以。不。得。越。雷。池。一。步。；。僕。請。為。一。賦。以。廣。其。意。昔。王。夢。樓。侍。講。論。：『詩。稱。家。數。；。猶。之。官。稱。衙。門。；。衙。門。自。以。總。督。為。大。；。典。史。為。小。；。然。以。總。督。衙。門。之。擔。水。夫。；。比。典。史。衙。門。之。典。史。；。則。亦。舉。為。典。史。而。不。為。擔。水。夫。！。何。也。？。典。史。雖。小。；。尚。為。朝。廷。命。官。；。擔。水。夫。衙。門。雖。尊。；。與。他。無。涉。今。之。學。杜。韓。不。成。；。而。矜。於。然。自。以。為。大。家。者。；。不。過。總。督。衙。門。之。擔。水。夫。耳。！。』。豈。惟。詩。哉。？。文。章。亦。何。獨。不。然。？。譬。之。古。文。之。有。韓。歐。；。自。是。總。督。之。貴。；。以。桐。城。擬。之。；。豈。乎。小。矣。！。今。僕。崇。伯。子。先。生。以。朝。廷。一。命。之。尊。；。而。馮。君。必。以。衙。門。之。擔。水。夫。相。薦。藉。；。大。衙。門。尚。不。必。；。而。况。其。非。！。是。亦。不。可。以。已。乎。！。至。馮。君。以。僕。之。不。為。詩。；。而。不。許。論。伯。子。之。詩。；。僕。固。不。自。命。能。詩。；。而。必。以。不。能。詩。者。遂。不。許。論。詩。；。試。問。鍾。記。室。有。幾。篇。詩。流。傳。今。日。？。而。敢。持。無。利。病。；。會。不。絲。毫。瑟。縮。；。乃。品。藻。漢。以下。詩。人。以。撰。詩。品。；。是。非。馮。君。之。所。大。惑。不。解。者。乎。？。蘇。老。泉。論。孫。武。言。兵。之。雄。；。而。不。能。用。兵。以。取。敗。北。；。自。古。善。易。者。不。言。易。；。僕。不。能。詩。而。論。詩。；。儻。得。比。於。孫。武。之。言。兵。；。記。室。之。品。詩。而。去。人。不。以。為。嫌。；。馮。君。何。用。大。怪。！。嘉。興。沈。子。佩。先。生。早。歲。博。極。羣。書。；。不。屑。意。為。詩。；。陳。石。遺。先。生。亟。勸。為。之。；。子。佩。先。生。意。動。；。因。言。：『吾。詩。學。深。；。詩。功。淺。』。詩。學。深。者。；。謂。閱。詩。多。；。詩。功。淺。者。；。作。詩。少。也。；。語。見。石。遺。室。詩。話。；。以。此。知。詩。學。是。一。事。；。詩。功。又。是。一。事。；。明。乎。此。而。鍾。記。室。之。品。詩。而。可。以。無。一。篇。詩。者。；。庶。幾。恍。然。其。故。已。！。至。於。論。之。是。非。得。失。；。非。僕。所。敢。自。贊。一。辭。也。；。若。乃。馮。君。引。繩。批。根。以。及。拙。文。；。僕。固。不。自。命。能。詩。；。而。并。不。自。命。能。文。；。閉。戶。讀。書。；。何。與。人。事。！。而。不。幸。天。下。人。之。中。；。偏。在。南。通。；。私。嗜。鄙。文。；。若。有。獨。至。者。；。尤。不。乏。其。人。；。簡。札。類。至。；。僕。時。有。應。者。不。應。；。亦。不。欲。以。輕。心。掉。之。；。此。固。僕。之。所。無。如。何。；。而。亦。馮。君。之。所。不。

復陳謙一先生論桐城文書

能。禁。者。也。僕。撰。費。太。公。家。傳。；。不。過。據。來。狀。而。加。以。整。比。耳。；。自。來。為。傳。；。者。莫。不。如。此。；。而。何。嫌。於。僕。！。唯。愧。不。能。隨。俗。雅。化。以。造。於。渾。成。耳。！。然。必。以。俚。俗。語。為。大。戒。；。此。亦。拘。虛。不。讀。書。之。譚。！。公。羊。之。言。『登。來』；。太。史。之。記。『夥。頤』；。何。嘗。不。以。俚。俗。語。入。文。！。不。惟。發。恢。詭。之。奇。趣。；。亦。以。見。神。采。之。栩栩。；。至。後。漢。書。所。載。『綠。林』；。『赤。眉』；。『鐵。脛』；。『元。末』；。『大。槍』；。『高。巾』；。『黑。山』；。『左。髻』；。『牛。角』等。名。目。；。則。更。馮。君。所。謂。江。湖。小。說。之。料。；。而。所。禁。以。入。文。者。；。然。試。問。檄。之。不。載。；。自。為。鑿。空。；。將。何。以。誕。一。代。之。實。錄。；。而。照。後。來。之。監。戒。也。乎。！。方。望。溪。言。：『古。文。不。可。入。語。錄。中。語。；。魏。晉。六。朝。人。藻。麗。俳。語。；。漢。賦。中。板。重。字。法。；。詩。歌。中。兜。語。；。南。北。史。佛。巧。語。；。』。於。截。斷。衆。流。；。而。崇。古。文。以。卓。出。於。史。之。上。；。誠。竊。以。為。其。道。隘。狹。；。終。不。免。有。時。窮。；。不。如。章。實。齋。明。文。史。之。通。之。為。弘。識。遠。覽。；。與。道。大。適。；。而。欲。為。桐。城。家。言。進。一。解。者。也。！。特。是。世。人。或。執。是。以。疑。僕。之。菲。薄。桐。城。；。則。尤。僕。之。所。大。慰。！。何。者。？。僕。誦。會。文。正。之。所。為。文。；。其。意。在。探。源。揚。馬。以。力。矯。桐。城。儒。緩。之。失。；。而。亟。推。姚。惜。抱。；。至。列。之。聖。哲。畫。象。記。；。以。為。『解。文。章。；。由。姚。先。生。啓。之。也。』。僕。於。姚。氏。古。文。辭。類。纂。一。書。；。以。十。年。之。力。治。之。；。撰。有。解。題。；。謬。竊。以。為。並。世。之。治。姚。氏。書。；。極。深。研。幾。；。如。僕。者。當。亦。不。多。觀。！。特。不。欲。翹。以。為。名。！。僕。五。二。十。歲。；。館。里。中。薛。氏。；。其。主。人。則。吳。冀。州。之。女。夫。也。；。同。時。有。館。師。曰。桐。城。嚴。翼。亭。先。生。；。又。與。冀。州。之。弟。子。；。而。嘗。見。姓。名。於。尺。牘。者。也。；。觀。僕。所。為。文。；。輒。歎。咤。曰。：『恨。汝。不。及。事。吾。冀。州。師。！』。僕。笑。應。曰。：『恨。冀。州。不。得。弟。子。如。僕。者。耳。！。使。得。僕。為。弟。子。；。何。難。張。皇。其。學。以。為。眉。目。；。而。在。僕。則。不。事。冀。州。；。亦。復。亡。害。！。古。人。之。書。具。在。；。假。僕。十。年。讀。書。；。而。冀。州。不。傳。之。心。法。；。僕。皆。自。得。之。矣。！。翼。亭。不。以。為。狂。；。桐。城。陳。澹。然。先。生。自。命。能。為。太。史。公。；。而。亦。許。僕。能。為。太。史。公。；。獨。戒。毋。為。桐。城。家。言。所。悞。；。而。僕。不。惑。其。說。；。詔。諸。生。治。文。章。；。必。揭。姚。氏。書。以。為。門。戶。；。李。審。言。先。生。每。恨。僕。牢。守。一。部。古。文。辭。類。纂。；。而。不。知。高。譚。漢。魏。；。今。馮。君。又。樹。桐。城。以。相。眩。曜。；。若。僕。之。淺。見。寡。聞。；。不。

知有桐城者；此真索解人不得者也！然人之解不解，亦復於僕何關。僕爲文章，本不過以自娛戲，飽食暖衣，比之博奕，猶賢；非如馮君驚天動地之爲名山大業；又非如李審言先生之爲一文必服人。參附子，非潤金三百元不辦。有來索吾文者，與到則爲之；佳則神來之筆，不佳則本不取酬潤，無所謂報當；而一成則不改；鄭孝胥所謂「骨頭有生所具，任其支離突兀」也。馮君又以僕文署「中華人民造國之幾年」爲大怪。僕前清未青一矜；而溥儀又不事我爲師傅；生今之世，由今之道，不以人民造國爲紀年；將以宣統復辟爲勳勳乎？或問「何以不署中華民國。而曰中華人民造國？」則應之曰：由今之道，毋變今之俗，疑吾中華人民之已不國；而祝其力征經營以有事於造也。曰民國者，明國之民有之而民主之也。試問今日之

## 光華平民夜校的過去與將來

光華平民夜校的產生，並不是想把她當作實習教育的場所；乃是出於環境的迫急，時勢的需要。換句話說是因爲我們認有創辦的必要而辦的。中國所以不能統一，民心所以如此渙散，最大的理由，是因爲教育的不能普及，國民的知識無從灌輸。

我們的政府或許對於義務教育已經出了很大的力量，結果，到處仍是不識字的平民，失學的兒童。我們做國民的，當然不願意袖手旁觀，我們更加要努力，振作我們的精神，去做政府做不到的事情，我們要做領導政府的人，要走在她的前面！

平校創辦的動機，想來大家都已知道，不必再來贅述；但是廖先生的一番苦心誠意，使得我們不能不敬謝；我們遇到許多疑難的問題，廖先生一一爲之解決，並且朝夕給我們指導；平校能夠維持

中國，果爲吾民自有之而自主之乎？抑亦有代吾民有之而代自主之乎？肆於民上者乎？吾民不力征經營以垂有事於造，則無望其自有之而自主之矣！此則僕之皮裏陽秋，謬欲與尼山爭一席者也！雖然，孔文以自力！此則僕之皮裏陽秋，謬欲與尼山爭一席者也！雖然，孔文舉不云乎！「今之少年，喜誇前輩；」而又當六經束閣，論語當薪之今日；而有馮君其人焉，毅然揭轡桐城以存斯文之一脈；而矜式其鄉先生，如手足之護頭目；可不謂之特立獨行之士乎哉？此則吾黨之所宜愛重，而欲翹之風厲薄俗以爲邦作式者也！馮君曹亟布之；而前抄寄蔡觀明先生一書，風厲峻發，卓以名家，則又僕私心之所大畏！望並布之，敢布腹心，惟垂察不一。錢基博謹白。

薛熾濤

到現在，我們無然不能忘記了廖先生。

今年平校的經費比較去年要充實些，張校長，朱公瑾廖茂如，王造時，容啓兆，薛迪靖，胡其炳諸位先生總共捐助了九十元；平校圖書室能夠成立，更得要感謝上面幾位先生的慷慨解囊和種種精神的上鼓勵。

平校的教職員多數是廖先生指導之下的中學同學，他們非但能夠勤謹服務，並且很爲一般小學生所歡迎。至於平校成績，頗愧告人，因爲我們幾位負責的人，都是外行，我們只知道切實去做，錯了回頭再做，因此平校的演進比較很緩。所幸，自從平校成立以來，課堂上沒有先生缺席的時候，學生亦能每晚到校；年幼者稍知衛生抄寫年長者稍得增進學識。對於訓育方面，我們格外的注意

；不但在堂上要教導他們，在學生的家庭裏我們也常常去查問的。去年因為時間匆促，人手缺乏的關係，除了上課與開週會以外，沒有做什麼其他的事情。今年的氣象要比去年活潑些。除了以前原有的計劃以外；又請衛生局來種了一次牛痘；舉行了一次全校運動會，成立了一個小小的圖書室；最近又開了一個運動場，在我們圖書室的北面，是師生共同工作而成的。我們還需要一個穩固的經濟基礎與確定的場地，作我們的校舍。

滬江大學，且復大學等校，對於平民教育異常出力，學校當局除津貼平抄每年的經費以外，並予以專用教室。聘有專任職員負責全校校務，而其他的教員，則由同學担任。他們頗著功績，一方面失學的民衆得到識字的機會，直接有益其自身，簡接改良我社會；另一方面尤可以增進民衆對於學校的情感，因為學校亦有借助於他們的時候。

據復旦畢業的同學說：復旦有許多大學畢業生是由本校平民學

## 中國西南民族來由考

### 緒言

居我國本部十八行省內者，非只漢族而已，與漢族雜居西南各省者，曰獠，曰猯，曰獞，曰苗，曰獠，統稱之曰西南民族，日人呼之，曰交趾支那民族，該族在太古之時，居大江南北，近四千年中歷經漢族之征伐，漸次南退至山中，自滇蜀分東，歷湖黔粵桂等省今頗有存者，尤以黔滇桂為最多，今將其各支系來由以述之于下。

### 中國西南民族交由攷

校造就的，有的現任中學部教員，有的充當大學部職員；他們自己覺得對學校有深切的關係，無不竭盡心力為學校服務。滬江，復旦尚且如此，我光華豈敢後人？所以我們急需有一個穩固而有組織的平民學校。

無論辦什麼事業總須有穩定的預算，辦學校更不必說如果專賴東捐西湊，總是不能持久的，我們對於平校的發展，抱有萬分的冀求，評願同學與學校當局設法扶助她，引導她前進，關於平校基金的籌劃，我以為不是難事，只要每個同學每學期捐助一元交學費時，由學校代收一千個人，就有一千元，三年可得六千元，校舍基地可以粗具。依照這個計劃實行下去；不但平校的基本可以穩固，並且可以多餘的錢，把光華平校擴充到偏僻的地方去。那末可使大多數開眼瞎子的國民得以重見天日，也就是我光華立校的精神和意義。我認為唯有救濟這般瞎眼的同胞是目前最急需的工作。

### 朱祖明

### 獠族來由考

兩廣湘雲皆有之獠族，其大部份則在廣西，亦雅云一獠名牽客，古八蠻之種，以南窮極嶺海，迤邐巴蜀，有藍胡黎候四姓，黎姓居多，皆高辛狗王之後，相傳以犬戎奇功，尙帝少女，封於南山，種落繁衍云，一獠在昔時有功於國，而免其獠，役後世訛稱之為獠，今將族各支分述之于后。

狼——為古黎瓠之苗裔，盤古即黎瓠之轉音，按中國歷史，古

本無盤古之說，漢時始有之，抑係由此假借而來，蓋漢族古代帝王咸都黃河流域，獨盤古則祠在桂林，墓在南海，甚可疑也，該族繁衍於粵西諸郡者，為明代廣西之東蘭那地及南丹歸順諸土司之裔也，其兵在海內為尤悍，法以七人為伍，每自相為命，以首級為上功，明代弘治間因大勝諸峽之亂，該族從黔中調往征剿，遂戍焉，自是狼兵隸於有司，遇警調用，以其性貪淫，輒擄掠財物女色，故其征調所經之地，皆不許入城。

峒——或作洞及獠，皆一義也，該族本居湖南路峒中，漸入廣西，蔓及廣東，宋史有云募峒蠻為兵役之言，此種之兵，曰峒丁，用之以團練以禦戎者，為義軍擊手，峒族人民甚能勤苦耐勞，故。許渾詩中，有云「峒丁多斲石，蠻女半淘金，」峒蠻織志云「峒人以苗為姓，好爭喜殺，在阡朗溪司者，多類漢人，粵西之峒人，彈胡琴，吹六管，女善詠楚歌，」此足證明該族係由北而南遷也，治民族學者，皆知任何民族非僅有一名號而已也，峒族之名號有三，應底其情勢，而呼之，以該族生活言，應作峒，以其居峒谿而名也。

儂——滇南雜志云「其種在廣西，習俗大略與楚夷同，其酋長為儂智高裔，部夷因號為儂，（儂至高為宋廣原州蠻人，儂氏自唐初即雄於西原，世為州首領，唐未知儂猶州，儂全福為交人所殺，其妻改適商人，生智高，冒姓儂，交人使知廣原州。智高遂襲安德州，據廣南，攻邕州，建國曰大南，宗皇祐五年，狄青度崑崙關，大敗之于邕州，智高走大理，廣南平後，智高死于大理，函首京師。）

### 苗族來由考

此族之來由，種各不同，有為漢族之分支者，曰漢苗，有為純

正之苗族，等日苗，開化者曰熟苗，未開化者，曰生苗，前清熟苗皆編入戶口，登之官籍，生苗則置之化，外而不顧。

(1) 漢苗，如蔡家苗，宋家苗，馬鏡龍家苗馬皆為戰國時，楚伐宋蔡龍三國，俘其民，放之南徼，流而為苗者，尙知中原禮義，遺風故俗猶有存者，羅施苗，及楊保苗，皆為象之後裔，蓋昔者舜封其弟象於有庠，按有庠在今湘黔之間。

### (2) 苗

黎(俚)——即後漢之俚人，粵俗呼山嶺為黎，俚人居其中，因此呼為黎人，其在廣東者，居瓊州之五指山，其在廣西者，亦稱之為俚人，西漢初年，該族奉趙佗為南越武王，追漢文帝即位，佗上書天子，稱蠻夷大長老夫臣佗，孝景是使人朝請，建元四年卒，漢元鼎六年，討平之。

狛家——按字義解，狛與仲同，仲者憂慮也，命之此名，抑係該族，好憂慮深思之謂也，狛家在諸苗中為最慧，能通漢苗語言文字，常商賈於諸苗之中，以取利，該族今多繁衍於貴州，苗俗記聞云「家凡三種，一日補龍，一日青狛，一日卡尤，皆五代楚王馬殷自邕遷來者也。」

其他苗——如紅苗、白苗、黑苗、青苗、花苗、亦不過因其所穿之衣服，而區別之，紅苗表紅，花苗喜表花布，白苗之纏頭布，皆白色，相傳武鄉侯亮，蜀人哀之，襁白布於首，以悼之，後世相沿成風，無論婚喪慶弔，皆纏白布，今四川當局禁之，此風遂止，至於其餘之苗，無相當之文化，在歷史上，無關重要，得失，可略而不言之也。

### 獠羅來由考

獠羅——為古群獠夜郎之裔也，民風強悍，足禦外侮，分布於川雲

貴等省。以黑爲貴種，稱爲烏蠻，白爲賤種，稱爲白蠻，皇清一統誌云，「貴州大定府，有黑羅羅：府境及平遠黔西威甯皆有之，亦名烏蠻，俗尙鬼，故又曰羅鬼，白羅羅之在永甯州募役司者，亦名白蠻，與黑羅羅同而爲下姓，居者定者爲阿和，俗與白羅羅同，昔者馬援征武陵蠻，此武陵蠻抑係今之猓羅乎，雲貴之民祀馬援甚虔，云馬援征蠻於此地，德及人民甚衆。而黑猓羅（烏蠻）又在今雲貴等省，然則古之武陵蠻即今之猓羅，豈信然歟，又有人云。「黑猓羅爲諸葛南征時之從者，白猓羅爲當時被征服者，」此二說各有其根據之理，不能辨之是并，至於猓羅族則居於雲南，相傳楚威王將莊蹻開滇時，有此種。

### 猓羅民族建國畧史

東周之時，楚國勢強盛，并吞諸侯，而莊王且爲諸夏之盟主，尙猶懼百濮之擾，濮即今之猓羅，迨楚威王時，使莊蹻略巴黔中即以西至滇池，以兵威定屬楚會，秦擊奪巴黔中郡，道塞因王滇，汗武帝，始與汗通，後降汗，以其地爲益州郡，同時猓羅又建牂牁於雲南，建夜郎於貴州，東漢時，武陵蠻叛蠻，馬援討平之，迨蜀漢時，南蠻酋長孟獲，率衆背叛朝廷，外結曹魏，侵犯王室，諸葛亮率師，五月渡瀘，將孟獲七擒而七縱之，獲不復去，此亂遂平，東晉以迄宋齊梁陳諸朝，外則受胡人之侵擾，內蕭蕭鬪爭，遂無暇顧及西南之地，使猓羅日漸強盛建立，六詔之國，蠻語謂國王曰詔，其國一日蒙舍詔，（在今雲南蒙化縣）二曰蒙雋詔，（在今雲南雲龍縣）三日浪穹詔，後改浪劍詔，（在今洱源縣）四曰鄧詔，亦作澄詔，（在今雲南鄧川縣）五日施浪詔，（在今洱源縣）六日摩些詔，亦作越析詔，（在今雲南麗江縣）蒙舍詔最南，謂之南詔，五詔皆

### 中國要南民族來由攷

爲所并，唐開元二十六年，冊南詔王蒙歸義爲雲南王，天寶九年僭號稱帝，都羊●祥城，即今雲南大理縣，貞元十年，改國號爲南詔，五代石晉時，段思平篡南詔，更國號爲大理，宋元祐時，高氏代立，國號大中，元符二年段氏再起，復號大理，淳祐十二年，蒙古忽必烈滅之，改爲行省。

### 猓族來由考

猓族散居於湘桂黔等省之間，爲古之荆楚遺民，老學庵筆記云「辰州靖州之蠻，有猓狔，有猓猓，有猓猓，有猓猓，」炎微記聞云「猓猪亦曰猓猪，種有五曰，花猓猪，曰打牙，曰紅猓猪，曰剪頭猓猪，曰猪屎猓猪，」以上五種猓猪，皆在湘貴交界之處，獨猪屎猓猪則在雲南，宋史西南溪峒諸蠻傳云「寶元二年，辰州括猓三千餘人，殺防，」迨靖康之時金人擾亂中原故縣無守衛，則盧溪之猓狔，乘隙焚劫。

### 土司來由考

西南民族受漢族之壓迫，已歷數千年矣，昔之南詔大理夜郎牂牁皆爲西南民族自主之國，先後被漢族征服遂困居山中，依阻自固，部落林立，各載其酋長爲土司，子孫世襲，儻若封建諸侯者然，間或漢人得其地，委之以有功之武人治之，故今之土官（土司）之名稱，及階級，與昔之武官者，同此可足爲佐證矣。廣西柳州之土司，多爲宋代屯軍之裔，祖籍山東占十之七八，詢其先世，大都爲狄青征南時所留鎮之人也。迨明代初年，明太祖以沐英平滇之功，令其率師世守雲南，於是沐氏軍中，如指揮，千夫長，百夫長皆封爲土司，世襲此職，故今日江心波之土司，皆爲斯人之裔九，其它中，有傳家之天書及鐵帽，故對於夷民有莫大之威力，其實所謂天書

，即敕文之類也。所謂鐵帽、即明室所賜之衣冠，或軍用之兜牟也，又有云土同制度之成立，或起于漢族移民於異地，是必設官以保護之，川滇交留有一部份土人，為諸葛南征時所遺留之民，世居于此，以至今日，與中原間隔甚久，則文化低落，成為退化之民族，其土司皆漢人，直屬於省縣，夫土司之位願永久不易與他人者，帝有篡弒爭奪之事，故一地之土司恆有數易其姓，自漢唐以後，漢族勢力澎湃，攘斥苗裔，據其土地，久之，而流民中之雄傑者，因便乘利，遂以君長一方，正與三代以前，封建之諸侯相同，無從考其所由來也。

明代西南各省土司數目表

行都司	四川	廣西	雲南	貴州	湖南	共計
招討司	一					一
宣慰司	二		九	一		一二
宜撫司	二		四			六
長官司	四一	四	三四	七六	二一	一六六
指揮司	六			六	五	
蠻夷官司						
領衛			二	一一		
領所	一一			一四	一	
安撫司	五		六		九	二〇
總計	六七	四	五五	一〇七	三六	二七九

明代四川土司數目表

行都司	招討司	宣慰司	安撫司	宜撫司	長官司	領衛	領所	共計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三

天金六番	一							
松潘			四			一六	一	一二
彝溪						二		三
平茶洞						一		一
溶溪芝蔴子坪						一		一
安甯						二		二
酉陽						三		三
石柱								一
四川行都司		一				五	五	一一
茂州			九		三			一二
播州			一		二	六		八
黎州					一			二
總計	一	一	二	五	二	四	六	一六

明代雲南土司數目表

宣慰司	宣撫司	安撫司	長官司	領衛	共計
一	一	四	九	二	一七
臨安			九		九
鎮元			一		一
大理			一		一
永甯及永昌		四	七		一一
雲州			一		一
車里			一		一
緬甸			一		二
本邦					一
八百大甸					一
孟養					一





## 西南民族向外之發展

生存競爭，為中外千古，普遍之現象，民族為生存競爭計，不得不向外發展，向外發展不外下列二因，(1)耕地面積小，食物供不應求，則發生人口過剩之患，勢必向外移民。(2)因政治上之爭執，失敗者則背離祖國僑居異地，于至西南民族向外發展之原因，非只一而已，二者兼有之，西昔南民族與漢族戰不敵，土地日蹙，則耕地自少，於是向南發展，以為其殖民地，今將西南民族各支系之向外之發展，述之於下，

(1) 搖——由廣西向南移，入富良江流域，建緬安南國，安南入藩中國甚早，故其通用語言文字，與中國同，惟在安南中圻者，仍保持其原有之文化，其所用之語言，與廣西瑤族同，其在安南所占之面積約有兩省之地，其以慶和及藩里兩處為最多其民與華僑往來，甚友善。

(2) 苗——苗族在廣東呼之為黎，原居廣東大陸，建南越國，都廣州，因受漢族之壓迫，向南遷移，經雷州半島瓊州海峽，入海南島，環五指山而居，周之東南夷，即今之苗族中一支，受漢人壓迫，入居閩浙，後又渡海，入台灣，呼之為番族番有，生熟二種，生番，為未開化之民族，其生活習慣，與古之東南夷同。

(3) 裸羅——約紀元七世紀紀南，越高黎貢山，野人山，入伊洛瓦底江流域，及瀾滄江流域，遂以武力入主緬，又建設暹羅王國，及景邁，南掌等國。裸羅在交址支那則呼為泰伊民族，今之暹羅人老撾人，擘人，皆屬之十三世紀時，裸羅自主之國，大理，為蒙古所滅，裸羅於是不得不別謀出路，以維持其民族生存，裸羅以緬甸蒲甘之興盛，及真臘之式微，自暹羅脫離蒲甘羈縻後，諸泰伊族之獨立，及半獨立國，疊起。自十二世紀以來，時與真

臘為敵，常起亂，一二三八年泰伊族酋長，庫班克蘭，佔據北真臘之都，蘇庫達耶，上尊號曰室利英，及他拉鐵耶征服鄰近國土，是為泰伊蘇庫達耶王國，建設之始。

### 結論

由以上所言，可知西南民族皆為中華之民，四萬萬同胞之一，漢族對之，應加以友愛，勿視為化外，官吏對之，應施之以教育，提高其文明程度，改善其生活狀況，則西南民族烏得而作亂矣，今歲廣西瑤民叛變，倡言與瑤滅漢，此種之亂事，實皆由於漢瑤間之仇視，及官吏之壓迫，一二唱亂者，激動之，則亂事成矣，幸瑤族無堅甲利兵，不數日亂事即平，西南政治當局，應鑑前車之失，改善瑤苗等族之待遇，化除民族間之隔，該不然帝國主義者，將鼓勵西南民族，背叛中央，建立傀儡之國，而達其吞并之欲，在滿蒙者然，由此觀之，西南之問題，不亞於東北也，况西南民族之複雜，甚於西北，尙多未與漢族同化，東北之滿蒙民族，早與漢族同化，日人尙高唱，滿蒙民族自決，設日人再施其故技於西南，國人何若而禦之，凡我國民，豈可忽視之哉。

廿二年作于上海

### 參考書目

- 昭代叢書說蠻 炎微記聞
- 苗俗記聞 白話本國史(呂誠之著)
- 滇南雜志 廿四史要略
- 京報十八年附刊江心波問題
- 南洋研究四卷三號(南洋通史)
- 南洋情報一卷六號
- 峒谿織志 新遊記(中華書局出版)

# 中國的病究竟在那裏

壽南

東亞病夫之中國民族，閉關時代來得與其他健全民族比較，無由自知其有病態，海禁開後，螺髮藍睛者自西而來，僧衣木屐者由東而至，若輩莫不昂頭挺胸而直其腿，運用其靈巧的智能，豐富的財力，侵奪中國交通上商場上工藝上以及金融文化種種利權，於是東亞病夫之民族相形見絀。鴉片戰敗于英，甲午戰敗于日，割地賠款，病狀益露，當時所謂相國李鴻章氏，以為中國之病在缺乏洋槍大砲兵艦，遂毅然遊學西方，虧他殫思竭慮，學得了洋槍大砲兵艦構進的形式及洋文名稱，匆匆返國，奏請清廷改編兵制，建築砲台，訓練海軍，同時購進大批西方秋扇似的洋槍大砲兵艦，以為此後金湯鞏固祝吾皇，（張之洞編軍歌末句）於是滿婦（清慈禧）無知，信有時特，詔令民衆「願清滅洋」不學無術的滿奴董福祥載漪毓賢剛毅榮祿之徒，鬧成庚子拳亂，引起八國聯軍，北京被陷，滿婦西逃，不但未得一洩其屢受外侮之積憤，反博得手銜脚鐐似的辛丑條約，中國的病究竟在那裏？

自稱康長素梁超回及六君子譚嗣同康廣仁者流，目擊清廷穢亂，國事自非，慨然以挽回狂瀾砥柱中流為其責任，抄得西方三島海國君主之憲大文章，密呈有意圖治無權干政的光緒清帝，不意表世凱賣黨求榮，以致六君子聯首就戮，康梁逃流海外，光緒軟禁宮中，歷史上僅加了戊戌政變一股事記，清廷空煩了十年預備立憲的詔令，而當時所謂要人張之洞王文韶等奏清停罷科舉，廣興學校，資助多人出洋留學，以為中國此後不慮缺乏各種人才，國運將有賴以轉臻昌盛，其實少數飽學多能者，歸來無由抒展其抱負，終為棄士

中國的病究竟在那裏

遺才，而一知半解者流，幸逢是際，彙緣倖進，刮地皮則特具長才，為國事則一籌莫展，不諳國政稅謬之基因，以為政體不良，盡量仿行歐美的總統制內閣制聯邦制委員制，五花八門，一若演劇之花樣翻新，不察學風敗壞之由來，以為學制不良，力圖改善，襲取他國所行的五段教學法，啓發教學法，設計教學法，道爾頓制教學法，以及歐美新創的各種教學法，無不採行一畫，結果州餘年來學潮迭起，政令不行，中國的病究竟在那裏？

新文學運動大家胡適之陳獨秀郭沫若等，以為中國文化落後，文盲之多，由于舊式文學艱深而呆板，一目不易了然，短期不能寫通，於是異口同聲排斥文言文，而竭力提倡白話文，冀以普及教育，振興文學，減少文盲，而吳稚暉馬士英一般名士，以為中國教育之不普及，由于舊有漢字筆劃太多，不易記寫，且碍于各省縣方言，尤難統一教學，不惜苦運匠心，創造「文」一「万」——「乃」与「乙」儿四十字母，用以拼字注音，編刊民教育書報，使一般目不識丁的文盲，得于最短時期內識字閱報，且有倡議廢漢文代以羅馬字者，其文字革命思想，雖未免過于偏激，而其圖救文盲之用心，大有可諒殊不知作白話文及拼字注音，必須先通文理文，不然者，白話莫得貫串成文，字即能拼而音難注矣，試看新文學運動以來，一般學校國文的成績，莫不江河日下，國內文盲仍占全民數百分之八十，其普及教育及振興文學之功效若何？中國的病究竟在那裏？

中山先生說過中國無大資本家，祇有大貧與小貧，那末，研究今日中國社會經濟問題者，何不徵求中國社會經濟枯窘之所以然？

而自設相當的方法來挽救，何乃抄襲百餘年前的洋古董馬克司主義，而迷信其爲救中國社會經濟的良藥呢？中國既無產可共，一般自翻謀富國利民者，何必心醉列寧的共產主義，而倡建蘇維埃政府呢？我偏開倒車，不顧國勢，誤受第三國際麻醉，妄幹殺人放火劫財分贓的流匪式勾當，民國十四年以來，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福建數省，赤燄燄天，紅軍逼地，徒事破壞，斷絕民生，鬧得翻天倒海。弄成赤地重山，以視蘇俄革命十餘年來之成績，何僅天淵之差異！橘移淮北。變而爲枳，舶來洋藥，不合國病，中國的病究竟在那裏？

現世著名文豪蕭訥先生月前過滬，批評中國民族過愛和平而爲和平所誤，陳逸凡先生認其批評不甚中肯，微嫌皮相，而以爲中國民族不了解和平之真義，而誤用和平，並謂中國民族對內宜由和平，對外應由平而和，同時援引中山先生遺囑所謂「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取消不平等條約」證明他的中國民族認識論自有所見而云然，但蕭先生的批評雖似皮相，而實寓有諷刺深意！陳先生固一道地的中國政治學者，他的中國民族認識自應比較清切些，然而中國民族會搜焚英人鴉片，硬燬過外國教堂，抵貨運動，不一而足，似非過愛和平，廿年來一般謀國者，莫不知內求統一，外抗強權。亦似

## 駢文通義(續)

### 駢散第二

夫一陰一陽之謂道，用偶用奇以成文。湘鄉會國藩濬生送周符農南歸序曰：「天地之數，以奇而生，以偶而成，一則生兩，兩則復歸於一，一奇一偶，互爲其用，是以無息焉。物無獨，自有對，

非不了解和平真義，何乃至於今四海困穹，民不聊生，萬方多難，國將莫保，中國的病究竟在那裏？

當局者迷，旁觀者清，螺髮藍睛的西鄰，久已看透中國民族患的是「一盆散沙」病，現今侵略中國東北四省的僧衣木屐的不曾在日內瓦大庭廣衆之中大聲宣傳中國民族「無組織」嗎？西醫脈案批爲「一盆散沙」東醫脈案批爲「無組織」，兩種病名實卽一種病，這種病根于中國民族缺乏國家觀念而偏富個人觀念，歷史上的陳事實，彰彰可以覆按，不必在此舉述，茲略舉最新近的而近人皆知的幾件事實，證明中國民族缺乏國家觀念；袁世凱爲想稱帝，不惜同日本私訂喪權辱國的條約廿一極，鄭孝胥不恥國人唾罵，甘爲複式奴才的國務總理，九一八事變後，義軍浴血抗敵時期中，廣東二陳四川二劉山東劉韓陸續大演箕豆相煎的私鬥，等而下者；漢奸胡立夫和一般江北苦力，趁一二八滬戰機會，打劫開北戰區難民的財物，而樂供敵人驅策，尙有一般奸商在此日軍慘殺東北民衆，日艦滿布長江時期中，公然不絕的販賣日貨，而且供敵糧食及製造軍器的鐵砂，上述種種，何莫非中國民族缺乏國家觀念表現？

### 錢基博

該，分而爲三，殺而爲萬；萬則幾於息矣；物不可以終息，故還歸於一，天地網蘊，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此兩而致於一之說也。一者陽之變，兩者陰之化，故曰一奇一偶者，天地之用也，文字之道，何獨不然。」文心雕龍探溯皇初以明反本修古之指，

「益陳謨云：『滿招損，謙受益。』豈營麗辭，率然對爾易之交，聖人之妙思也；序乾四德，則句句相銜；龍虎類感，則字字相麗；乾坤易簡，則宛轉相承；日月往來，則隔行懸合；雖句字或殊，而偶意一也。」至毛稚黃為湖海樓體文，益藉主客送艱以暢其論曰：『或謂三古六經。氣留淳樸。先秦西京，體並高古，焉用駢組，聿開浮華！豈知萬邦九族之語，已見於應詔。水濕火燥之句，亦載於文言。曠矢權輿，引厥端矣！至若武靈王之論騎射，丞相斯之諫逐客，往復徵引，排比頗多。戰國龍門，云何損格！』而陽湖李兆洛申著乃纂錄駢體文鈔，以為：『唐宋傳作，無不導源漢魏。漢魏之駢體；即唐宋散行之祖。』涇縣包世臣橫伯與楊季子書，則曰：『六朝雖尚文采；然其健者，則緩急疾徐縱送激射，同符史漢，貌離神合，精彩奪人！』則是文之駢散，不相廢而相濟也。而曾濬生及近人興化李詳審言更窮極流變以明駢散與廢之故。曾濬生送周荇農南歸序曰：『自漢以來，為文者莫善於司馬遷，遷之文，其積句也皆奇，而義必相輔。氣不孤伸，彼有偶焉者存焉，其他善者，班固則毗於用偶；韓愈則毗於用奇。蔡邕范曄以下，如潘岳陸機沈約任昉等比者，皆師班氏者也。茅坤所稱八家，（唐韓愈柳宗元宋歐陽修曾鞏蘇洵蘇軾蘇轍王安石）皆師韓氏者也。傳相祖述，源遠而流益分，判然若白黑之不類。於是刺議互興，尊丹者非素。而六朝隋唐以來，駢偶之文，亦已久王而將厭。宋代諸子乃承其敝而倡為韓氏之文；而蘇軾遂稱曰：『文起八代之衰；』非直其才之足以相

勝，物窮則變，理固然也，故古文之名獨尊；而駢偶之文，乃屏而不得與於其列。一而李審言答江都王翰蔡論文書，則曰：『文章自六經周秦兩漢六代以及三唐，皆奇偶相參，錯綜而成。六朝儷文，色澤雖殊，其潛氣內運，默默相通，與散文無異旨也。其散文亦為千古獨絕，試取三國志注，晉書及南北兩史，臚善長水經注，羊銜之洛陽迦藍記，與釋氏高僧傳等書讀之，皆散文之致佳者；至今尚無一人能承其緒，蓋誤以雕琢視之，而未會其自然高妙也。唐之肅代以下文字，亦多追響南北兩朝；特韓柳稍異耳！夫韓柳亦偶也；觀其全集，何曾有子家言連狎恣肆，渺無畔岸，參刺其內！此道至北宋初元，師承未墜；自穆伯長修柳仲塗開蘇子美舜欽為古文，胸中初無所蓄。而務紆其訂以為古，曳其聲以為韻，裁復為單，改短為長。歐陽克公雖師昌黎而小變其體，未為背師法也！蘇老泉以布衣求我於縱橫名家言，冀以自達。二蘇繼之，馳聘而好為策士議論，重以比况為長，文遂往而不返；後雖別為一派，而文章正宗不在是也！』此書承審言先生抄稿寄示，其大指在揚駢文而抑散文；此亦矯枉之論！而文心雕龍則頗致戒於「氣無奇類；文乏異采，碌碌麗辭，則昏睡耳目；必使理圓事密，聯璧其章，迭用奇偶，節以雜佩，乃其貴耳！」是故討論體勢，奇偶為先。擬重多出於偶。流美多出於奇。體雖駢，必有奇以振其氣。勢雖散，必有偶以植其骨。儀厥錯綜，致為微妙。嗚呼！此包慎伯所為大聲疾呼，發以文譜者也。述駢散第二。

## 校聞

時

### (一) 建築公債抽籤

駢文通義

本校建築公債定于本年五月一日下午二時在本校抽籤，凡持有該項公債票者，請惠臨參觀。中籤之票憑票兌現，未中籤者照付利

息，均由本校委托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經理之。

### (二) 龔伯威先生追悼會定期舉行

無錫龔伯威先生，擔任本校國文教課，甚著勞績，不幸于三月二十五日因病逝世。老成殞謝，至深惋惜。爰定于五月四日下午三時在本校開追悼會。香花一束，賦招幽魂，熱淚數行，聊表衷曲。凡本校師生以及校外人士與先生有舊者，均希蒞臨致祭，所有詩文聯對，亦請先期惠交于本校校長室，以便彙集布置云。

### (三) 政治學刊行將出版

本校政治學社，自成立以來，成績卓越，年有政治學刊之發行。現開第三期業已編就付印，內容豐富，有校長張壽鏞及文學院長王造時之序文。其中要目計分：(一)委任統治制(盧卓然)，(二)近百年來中國政治之鳥瞰(邢鵬舉)，(三)法西斯蒂之危機(陸五嶽)，(四)楊朱之政治學說(呂思勉)，(五)管子政治哲學之研究(陳遵源)，(六)布爾薩維克法西斯蒂和國民黨的獨裁(李沃維)，(七)法西斯蒂的國家觀(金通藝)，(八)中國工商業不發達之原因(唐慶增)，(九)中西接觸後的經濟變化(王造時)，(十)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障礙(彭文應)，(十一)意大利法西斯蒂的過去與將來(王公達)，(十二)代議政治之現狀(伍雄譯)，(十三)一九三二年美國政見之分歧(葉新華譯)，(十四)和平之路(周新譯)，不日即可出版云。